

周波：澳大利亚没有资格给中国划“红线”

2022-04-28

编者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声称，针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框架协议，澳大利亚要为中国划一条“红线”。对此，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 (ABC) 《今夜中国》 (China Tonight) 节目主持人 Stan Grant 4 月 25 日连线采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周波指出，莫里森的说法荒唐可笑，澳大利亚政府没有任何资格为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合作划“红线”。

主持人：周波于 2003 年至 2020 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曾任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主任。现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ISS) 研究员。他现在北京与我连线。周波大校，很高兴与你对话，**我们能否谈谈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意图是什么？是否打算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周波：第一，**这是来自所罗门政府的请求，要求我们为其维护安全提供援助，这一要求首先来自所罗门政府。我不认为中国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中国只是在吉布提有一个后勤补给基地，以保障我们在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在那里，我们实际上也与澳大利亚进行了反海盗合作。中国没有必要（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主持人：然而，大家猜测（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提到吉布提。当然还有在巴基斯坦的港口。中国对南海有争议的岛屿提出主权声索并将其军事化，人们对中国在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有很多猜测。那么，为什么不会让人认为中国确实想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存在？

周波：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全球军事野心，因为中国不想成为一个世界警察。**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海外军事行动层面，无论是维和、反海盗还是救灾等，中国向国外提供的都是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你把所有中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归结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行动仅限于人道主义领域。

主持人：但是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区域目标，而不是其全球抱负。非常清楚的是，**中国想成为地区主导性大国。**为此，中国加强了南海的军事存在，不断增加在台湾（地区）上空的军事演习，扩大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波：你把太多事情搅在一起了。中国根本没有全球军事野心，因此不需要在南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除了经济利益之外，中国在南太平洋没有太多的安全关切。你谈的南海实际上就是指中国的领土主权，在南海...（被打断）

主持人：（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有争议，而且根据海牙国际海事法庭的规定，任何一方都不能提出声索，但中国还是这样做了。

周波：的确是存在争议，但中国的主张基于历史，也有对国际法的解读依据。中国认为南海岛礁和附近水域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

主持人：周大校，如果真的如你所说，中国不想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或军港，那为什么还需要签订安全协议？为什么需要为中国创造在这个安全协议下可能部署更多军事力量的机会？为什么需要（签订）它？

周波：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澳大利亚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件事？澳大利亚比中国离所罗门群岛更近，如果你们担心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事实上你们更方便给所罗门群岛提供安全保障。为什么你们没这么做，还反对中国去做？中国这么做，是应所罗门群岛的要求。我认为所罗门群岛作为小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和所有小国一样，想在主要大国间保持一种平衡。对于所罗门群岛而言，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国。

主持人：澳大利亚与所罗门群岛关系由来已久，并于不同时期在那里部署了军队，即在保持着长期关系的同时，为所罗门群岛提供援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如果中国确实在所罗门群岛寻求建立军事基地，那么这将被视为“红线”。我想请你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如何看待这条“红线”的？

周波：我不相信澳大利亚政府有何能耐，可以为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合作划出“红线”。让我再次重申，正如中国政府所言，中国没有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我们是两个主权国家，当然完全有权进行任何我们想要的合作。这与澳大利亚毫无关系。

主持人：这确实与澳大利亚有关，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与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国家长期交往。显然，美国也将增加在所罗门群岛的存在。现在澳总理说这是一条“红线”。请问你认为中国是如何理解“红线”这种说法的？如果中国确实希望增加在所罗门群岛的军事存在，这是否意味着潜在冲突？

周波：我认为你们做得不够好，要不然所罗门群岛政府怎么会舍近求远，请求中国政府帮忙呢？难道你们不应该深刻反省一下，去探寻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吗？实际上你们得地利之便，本应做得更好。为什么要因为所罗门群岛政府的一个请求，来谴责中国呢？

主持人：你还是没有回答关于“红线”以及中国如何看待这条“红线”的问题。这是澳大利亚发出的极为明确的信息，不得越过“红线”。中国会如何回应？你如何理解澳大利亚所说的不允许越过“红线”？

周波：好吧，斯坦，那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如何解释这条“红线”的？你能向我们说明“红线”长什么样吗？让我看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如何才能不越过“红线”。我不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有任何资格为中国划定“红线”。在我看来，这真是荒唐可笑。

主持人：周大校，用这样的语言质疑澳大利亚在太平洋的利益也是很可笑的。当你把这句话与在南海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在台湾上空不断增加的军事演习、威胁要统一台湾或武统等联系起来时，这难道不是证明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咄咄逼人了吗？

周波：我不这么认为。你所说的“红线”极其荒谬，“红线”究竟在哪里？你能在像所罗门群岛这样的主权国家划出一条“红线”吗？它不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所以你怎么能把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描述为（你们的）“红线”？你谈到了台湾问题，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181 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那有什么问题吗？

主持人：中国使用武力有什么问题？当台湾把自己当成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国家，有自己的选举，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关系时，你真的在说对台湾使用武力没有问题吗？对于台北而言，如果你使用武力没有问题，而这种武力可能会引发涉及美澳在内的更广泛的冲突，并可能招致潜在的灾难性的生命损失，而你说这没有问题？

周波：首先，你把台湾描述为一个国家是错误的...（被打断）

主持人：我没有把它描述为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点你是对的，但你明白“一个中国”有不同解释。话说回来，你说对台湾使用武力没有问题？

周波：你绝对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们愿以最大诚意、最大努力争取与台湾和平统一，但如果台湾当局违反了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中明确规定的三个条件，那么武力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保留手段。如果“台独”势力宣布独立，我们将不得不使用武力；如果有外国势力利用重大事变插手，导致台湾分离，我们会使用武力；如果大陆认为所有和平统一的条件都已丧失，我们会使用武力。这是《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的三个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随意使用武力。

主持人：周大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想表达什么含义？

周波：习主席阐述了很多观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该倡议的背景。我认为这次最让观察家耳目一新的是，他提到建立平衡、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我想他指出的是欧洲，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打仗。当下欧洲的安全与过去一样，取决于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妥协。除非俄罗斯和欧洲甚至北约之间能够达成协议，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就没有希望。

主持人：这一倡议提及对主权的尊重。普京将习近平描述为他最好的朋友，并在冬奥会期间访问中国，然后在冬奥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这究竟如何能被看作是对主权的尊重？而尊重主权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所要建立的。

周波：这恰恰是为什么习主席谈到要尊重所有国家主权，这正是他强调主权的原因。但与此同时，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表达了对俄罗斯合理担忧北约东扩的理解。

主持人：北约并没有入侵俄罗斯，没有国家入侵俄罗斯，但俄罗斯却入侵了乌克兰。

周波：北约并没有入侵俄罗斯，但自戈尔巴乔夫以来的所有俄罗斯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警告北约不得无休止的扩张，但西方根本不理会他们，直到俄罗斯这次出手。所以，我们不当仅仅谈论俄罗斯入侵，而是要防止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你们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北约要不断扩张？或许北约会说这恰恰表明自己很受欢迎。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受欢迎”反而会给欧洲的安全带来风险。欧洲安全必须由俄罗斯和北约来谈判协商。

主持人：周大校，你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新的冷战吗？

周波：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世界、两场冷战的境地。一个在欧洲，在这场热战之后，冷战情景肯定会在欧洲重现。另一个在亚太地区，人们虽然不公开谈论，特别是在官方层面，不过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就大谈“大国竞争”，而拜登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特朗普的衣钵。拜登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极限竞争，但不发生冲突。如果竞争已是极限，那不就是冷战吗？还能是什么呢？

主持人：最后，关于这一点，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如何？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中国正在加强军事化，对台湾威胁的增加？如果我们确实处于一场新冷战，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造成的？

周波：中国会站稳脚跟，坚定不移。中国不是加在俄罗斯一方或者美国一方的砝码。在冷战时期，在美苏双方都很强大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作为砝码，加到哪一方天平就会向哪一方倾斜。但如今中国发展壮大，越来越举足轻重。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都不能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向亚太转移的事实，而中国就站在中心。

主持人：周大校，非常感谢你。

周波：谢谢你。

赵可金：读懂中美文化基因，走出误解“沉默螺旋”

2022-04-21

<http://ciss.tsinghua.edu.cn/info/zmgx/4781>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深刻调整。美国逐步改变对华接触战略，代之以战略竞争，确立“全政府对华战略”。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明确为“最严峻竞争者”，将中美竞争界定为“长期竞争”。今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明确对华战略竞争的路线图，进一步加强“美国盟伴体系”，包括“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双边军事同盟。同时，在美国即将出台的“印太经济框架”中，仍以排除中国大陆为战略导向，通过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合作，确保美国在经贸领域领先地位。

显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决心已定，即便面临阿富汗变局、俄乌战争等因素，也未显示调整战略布局的迹象。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背后有深刻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根源。中美关系之所以从经贸领域中的摩擦一步步演变为全面战略竞争，与中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战略思维错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美国文化是以地中海文明为基础并逐步吸纳多元移民文化形成的个体主义文化，美国文化认为国家治理主要是为了每个人的福利、安全和幸福，最大程度地释放私有利益和权利，实现“天下为私”的世界。而中国文化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历来重视天下一家，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是中美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意向上的根本文化差异。

正因为中美在文化基因上的差异，导致中美在各个领域中的交往总是处于一种相互误解的“沉默螺旋”之中。中美元首会晤中达成的重要共识，很难在各个领域的执行层得到贯彻落实，中美行政层面的战略沟通、经贸谈判、二轨对话甚至民间交流，均呈现出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误判现象，如何突破中美文化差异形成的战略围墙，成为破解中美战略竞争困局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统筹“一体两翼”的问题，即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两翼。中美战略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美虽然在双边问题上存在激烈竞争的挑战，但在多边问题上仍有大量合作机会，如何平衡双边竞争与多边合作成为新时期探索中美大国相处之道的关键。一方面，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双边关系问题上，我应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问题上，比如反恐、气候变化、抗疫、阿富汗、俄乌冲突等问题上，不能回避中美对话与合作，应充分发挥中美大国引领作用，统筹好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两翼。总之，中美应在国际治理上尊重“求同”，在国内治理上尊重“存异”，在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中聚同化异，不断累积全球治理资本，渐进地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二是如何调适“一球两制”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在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推动下，

世界各国都被推到一个共同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然而，在各国利益融合、增长联动和互联互通的同时，各国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呈现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和竞争发展的格局，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球两制”的局面。因此，如何在维护一个地球大家园的基础上，妥善调适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也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要坚持对话，避免对抗，尤其是推动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广泛人文交流和对话，逐步突破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战略隔阂。

面向未来，中美应避免相互为敌、对抗冲突的道路。正确的做法是分别努力探索一条适合各自文化基因的发展道路，不断改革、不断优化、不断升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唯有如此，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才能迎来光明的前景。